



吴尔夫文集

海 浪

[英] 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吴均燮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吴尔夫文集

海浪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吴均燮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浪/(英)吴尔夫(Woolf, V.)著;吴均燮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

(吴尔夫文集)

ISBN 7-02-004070-5

I. 海… II. ①吴…②吴…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190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印制:李 博

海 浪

Hai Lang

[英]吴尔夫 著

吴均燮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4070-5/C·52

定价 13.00 元

前 言

《海浪》也许是弗吉尼亚·吴尔夫创作的九部小说最不容易读的一本书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遇到若干关乎可能性的问题;在阅读她此前此后的作品时,都不存在。譬如那些标明“某某说”的内容,怎么可能由人物口中道出;六个人物,又怎么可能聚在一起这样说话;此外,这些人物所“说”的部分与有关海浪的描写究竟是何关系,为什么能够相互穿插在一起,构成这么一种文本。这些问题不予解决,阅读障碍无以逾越。——正因为如此,《海浪》遭到站在小说立场的某些论家的批评,甚至斥为“失败之作”;当然同时也获得了另外一些论家的赞扬。然而即便对于后者来说,作品中前述可能性之存在,仍然有待于得到确认。

梅·弗里德曼作为不很欣赏《海浪》的一人,在《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中说:“每个人都似乎在对自己或没有听进去的旁听者讲话,而不是在交谈,……当读者随意打开书而看到‘伯纳德说’时,不免为之惊讶,因为下面紧接的话,恰恰是不想说出口的。”只消把《海浪》读上两三百页,我们就会表示赞同,即所有这些根本不是人在说话。大概正因为如此,论家称之为一种“内心独白”。可是弗里德曼对此也不认可:“独白本身过于独具一格,难以使人相信是内心独白。……思想的连接是严格符合逻辑的,措辞也符合英文的一般句法。”《海浪》不仅无法归并于一篇小说,与意识流小说也有明显差异。那么作家所写的到底是些什么呢。

这一问题在此前的《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中其实已经

存在,不过不大彰显罢了。我们无法相信克拉丽莎或拉姆齐夫人置身某一情景之中,真的就是那般想法;作家实际上并未直接描写人物的意识活动,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有所丰富,有所升华,其间又与人物所处环境多所呼应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称之为“诗化的心理分析”最为恰当。詹·哈夫雷说:“弗吉尼亚·吴尔夫需要的是一个第三人称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必须来自英国现实主义传统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声音,但同时又能意味着把观察和叙述当作一种创造而不是当作一种传达来加以戏剧化。”(《弗吉尼亚·吴尔夫作品中的叙述者和再现“生活本身”的艺术》)正因为叙述者身兼人物内心世界的观察者和分析者,观察、分析与叙述糅杂在一起,所叙述的内容也就不妨有别于人物自己所思所感,读者不至于太不习惯。于是有如哈夫雷所说:“只有一个叙述者的意识,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事实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创造出秩序,从而说明了它自己,而这个叙述者的意识,似乎便是意识本身。”无论是克拉丽莎,还是拉姆齐夫人,最终都是吴尔夫自己。

到了写《海浪》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人物的内心世界仍然被观察,被分析,并被叙述出来,但是原来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也就是那个观察、分析的人消失了。上述观察、分析仍然是把握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要方式,不过这一工作改由人物自己承担了。作品中标以“某某说”的,就是所观察、分析,并被叙述出来的内容。人物也许相对趋近于自身立场,但至少观察、分析的方式还是吴尔夫式的,亦如哈夫雷所说:“这个叙述者的声音以消融在它所创造的其他人物的声音中而著称,特别是消融在内心独白之中。”弗里德曼曾批评道:“六个人物若是离开了他们的抒情独白,就失去了生命。”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他们通过这种独白获得了生命。

哈夫雷说:“从外表上看来似乎有两种真实(按指‘客观真

实’与‘主观真实’),但最后呈现为只有一种真实,因为它们是由同一个创造者以同样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即从个人的准则和需要中有选择地创造出来的——同样,我认为,在其他场合,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叙述者也都是创造者,而不是真实的或想象中的报道者。”在《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中,人物丰富、升华了的意识活动,正是被创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新的真实,讲得确切一点,一种新的主观真实。吴尔夫“意识流小说”的真正贡献——尤其是区别于乔依斯、福克纳之处——即在于此。

这种创造出来的主观真实,在上述两本小说中是被置诸客观真实——对克拉丽莎来说,是她的晚会;对拉姆齐夫人来说,是她在海滨别墅的生活——之中,《海浪》却又有所不同。客观真实已经不复存在,另外一种创造出来的真实取代了它。这就是伯纳德、苏珊、罗达、奈维尔、珍尼和路易怎么会在一起“说”的原因。莫洛亚在《吴尔夫评传》中把《海浪》别致地称为“一部清唱剧”：“六个独唱者轮流地念出词藻华丽的独白,唱出他们对时间和死亡的观念。”不过舞台并非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处,它发生于一个新的空间;在这里他们的交流方式,并不等同于在现实世界中的交流方式。所以这些“某某说”,虽然偶尔能被其他人听到,甚至形成对话,更多的时候则近乎自言自语。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把它叫做“内心独白”。——这个“独”字至为关键,伯纳德等拥有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比拟的独立性。他们所“说”的常常是他们之间共同的事;但是当他们在“说”的时候,彼此距离非常遥远。

这可以被看做是超越每个人物的主观真实之上,并为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一种主观真实。然而它不仅仅是由六个“声音”——彼此多半听不到的声音——所构成的。娜·亚·索约洛娃在《弗吉尼亚·吴尔夫:一个色彩趋于黯淡的世界》中说:“作者

为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要把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的意识进化过程显示出来。意识的每一阶段，都是与自然或宇宙的某一特定状态相应的，而从早晨到黄昏波涌云诡、涛声不绝、变动不已的海上景象，又作为每一个意识进化阶段的前导。”有关海浪的描写具有象征意义，大概无可置疑；然而就像这里所揭示的，如此“相应”，又复“前导”，似乎其间还有一种较之象征更其密切的关系。弗里德曼说：“描写部分并不为独白提供必要的外界背景。”显然并非如此；但是如果简单地把“从早晨到黄昏波涌云诡、涛声不绝、变动不已的海上景象”理解为六个“声音”发生的现实意义上的外界背景，肯定也是不对的。

小说开头，有关海浪及海滨花园的一番描写之后，六个人开始了他们的“说”；所说的都是对于客观真实的感受，——后来伯纳德回顾道：“园子那边是海。我瞧见了某种发亮的东西……”正与最初他“说”的“我看见一个圆圈，在我头顶上悬着。四周围一圈光晕，不住晃动”相对应。这提示我们，描写部分与内心独白共同起始于客观真实中某一具体时刻，具体环境——这也是除内心独白时而涉及的有关人物经历的内容外，《海浪》惟一与客观真实发生联系之处。此后上述两种成分就分别按照它们各自的时间逻辑向后延续，对于海浪来说，是从早晨到黄昏的一天；对于伯纳德等六个人物来说，是几十年，他们活过了几乎整整一生。在这一过程中，两种时间自身的顺序得到严格遵循，无论海浪的变化，还是人物的意识，都是朝向未来的。只是到了最后一部分，伯纳德“说”：“现在来总结一下吧。”人物改为转身面对既往的岁月。如果单看内心独白部分，我们会觉得由这些“某某说”组成的新的真实，只是现实世界之外的一个空间，在时间上仍然属于现实世界。当它们与有关海浪的描写部分相互穿插，形成现在这种文本之后，就完全不同了。海浪是作家所创造

的新的真实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确为内心独白提供了“必要的外界背景”,但同样是创造意义上的。直截了当地讲,六个人物的几十年,相当于海浪的一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时间关系。人物的内心独白发生于其中,或者说,人物的命运发生于其中。这样吴尔夫所创造的真实,才是一种全新的时空关系,它打通了原来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的界限,把它们一并囊括在内。

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浪》较之《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的确大大发展了一步。如果说在那两部小说中,客观真实对于作家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有可能造成一种羁绊——按照吴尔夫自己的逻辑,的确如此;虽然换种看法,也许会说它们正是相得益彰——的话,现在她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状态。回过头去看她在《本涅特先生与布朗太太》中说的:“我要弄清楚,当我们提起小说中的‘人物’时,我们是指什么而言。”在《海浪》中,她已经把这一概念改造得不仅与她的前辈威尔斯、本涅特和高尔斯华绥等的理解完全不同,而且与她自己在《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中所演绎的也相去甚远。《海浪》是吴尔夫的一部义无反顾之作,甚至对她自己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现在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了:吴尔夫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任何既有的可能性的可能性。或者如吉·杜南在《弗吉尼亚·吴尔夫:小说的信条》中所说:“吴尔夫的信条就是祛除不可能性。”

在上述框架之下去理解“海浪”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恐怕就不止是一种对应关系了。林·戈登在《弗吉尼亚·吴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中把这种描写与《到灯塔去》第二部“时过境迁”联系起来,是独具只眼的。海浪,海滨花园,以及花园中的小屋,种种景色变化,显然处于异常细微而又不动声色的观察——某些地方甚至使我们联想到后来罗伯-格里耶式的纯客观描写——之中,那么谁在观察着这一切呢。类似的眼光我们在上述

“时过境迁”中见过。戈登说：“《海浪》一开始就像造物者一样，写了一个无人的宇宙，它后来就有了居住者。”“时过境迁”具有同样性质，虽然它只是人们离去——包括死亡——和剩余的人归来的一个间隙而已。《到灯塔去》中这一部与前后两部的对比，和《海浪》中有关海浪的描写与“内心独白”的对比不无类似之处。如果说前者意味着人之存在与否的话，后者同样向我们展示了两个极向——这正是吴尔夫所创造的新的真实或新的时空关系的两极。一端属于造物的，自然的；另一端则是人自己。也就是说，在对应关系之上，还有一种相互观照的关系：有关海浪的描写部分，映衬着伯纳德等人的存在；伯纳德等人的内心独白，则有一个天长地久、生生不息的背景。

关于《海浪》中六个人物的相互关系，论家多有论述。小说临近末尾处，伯纳德所“说”的一段话，也许对理解此点有所助益：

“如今我自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我一直在谈到伯纳德、奈维尔、珍妮、苏珊、罗达和路易。我等于是他们全体合而为一么？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突出的么？我不知道。我们一起坐在这儿。不过如今波西弗早已死了，罗达也已死了；我们被彼此分开；我们并不聚集在这儿。可是我并没找到任何能把我们分开的障碍。我和他们是分不开的。当我这会儿在说这些话时，我就觉得‘我就是你’。我们看得那么重的所谓彼此的区别，我们那么热心维护的所谓个人人格，如今都抛开了。”

如此说来，“彼此的区别”，“个人人格”，都曾经存在；不过“如今”在伯纳德这儿“合而为一”，而这个伯纳德并不同于与奈维尔等并列的伯纳德。这是小说最后一部分与前八个部分之间的一种发展，一种变化；当然同时还伴随着别的发展变化，即此时汇聚了伯纳德、奈维尔、珍妮、苏珊、罗达和路易——或许还

应加上虽未发出“声音”，却为所有“声音”所关注的波西弗——伯纳德所“说”：“在我身上也涌起了浪潮。它在逐渐扩大，高高耸起。”这是另外一种“合而为一”，发生于“我”与海浪之间；而吴尔夫所创造的真实——首先由六个“声音”，继而由有关海浪的描写和内心独白所组成——最终完成于此。在此之前，我们恐怕还不能不承认六个“声音”的相对独立性，有六个生命的确活在其中；虽然体现为内心独白的不同历程，而又为作者事先确定的各自的性格基调所导向而已。

这里伯纳德最终将伯纳德、奈维尔、珍妮、苏珊、罗达、路易以及波西弗“合而为一”，说来与《达洛维太太》中克拉丽莎最终将塞普蒂莫斯与她自己“合而为一”，以及《到灯塔去》中莉莉·布里斯科和其他活下来的人最终将拉姆齐夫人与他们“合而为一”多少相仿。都体现了吴尔夫本人对于生命的深切感悟。对于作家来说，或许正是全部寄托所在。杜南说：“也许因为小说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结尾，要有一个限度，所以作家给某些读者以失败的感觉。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想把对世界的体验和盘托出，并把这个任务、这种职责赋予写作；成功之处，就在于让写作经受住了这种考验。而失败之处呢，就在于小说的必然性，结束的必然性，作品总得有一个结尾，因为要有一个形式，外在于书的主题的形式。”的确吴尔夫诗化的心理分析——《海浪》中的内心独白仍可归属此类——最具魅力之处，主要还在对于过程灵动而饱满的揭示，而这一过程似乎并无自行终了和归为任何结论的趋势；然而即便结尾的设置限制或简化了这种揭示，对于吴尔夫来说，仍然非这样结尾不可。

止庵

二〇〇二年九月

太阳还没有升起。海天混沌一色，只有海面稍稍有一点涟漪，仿佛有一块布在上面起伏打皱。随着天色逐渐泛白，天边现出一条暗沉沉的线，把海和天分开了来，这时那块灰色的布上就出现了一行行浓重的条纹，在水面下绵延不断，互相追逐，彼此推拥，不断前进。

当它们到达岸边时，每条波纹先高高涌起，然后一一散裂，在沙滩上铺上一层薄薄的白色水花。波浪暂时平伏一会，接着又重新掀起，发出叹息般的声音，就像熟睡者梦中不自觉的呼吸。这时天边那条暗纹渐渐变得明朗，就像一瓶陈酒中的酒渣已经澄清，使酒瓶重新透出绿莹莹的颜色。地平线外，天空也慢慢变得清澈，仿佛那里鱼肚色的沉渣已经澄清，或者仿佛有个伏在地平线下的女郎举起了一盏明灯，使天空中横亘着一条条青黄夹白、色调暗淡的光纹，活像一把扇子上的一条条扇骨。接着她把灯更举高了一些，大气就显得仿佛是由纤维织成似的，它从绿色的水面上抽起一缕缕金黄血红的细丝，好像放烟火时纷纷腾起的烈焰。随后这些烟火的万千丝缕逐渐融汇成炽热的一片，将那原来沉甸甸像灰毛毯似的天幕烘托起来，化成了亿万点淡蓝的光霭。海面渐渐变得透明起来，不断微微起伏，闪闪发光，直到那些暗淡的条纹终于几乎全部消失无踪。那条擎着明灯的手臂慢慢地越举越高，最后那广漠的光焰似乎明显可辨；天边燃起了一圈弧形的光芒，映得它近旁的海面一片金光闪闪。

光照射到园中的树木，逐步把叶子一一映成了透明。一只鸟儿在高处啾然而鸣；静默了一会；接着又是另一只鸟儿在低处啾啾。阳光照出屋壁的棱角，然后像扇尖似的轻轻触在一块白色窗帘上，映出卧室窗前一片树叶细小得像指印般的蓝色阴影。窗帘微微地掀动了一下，但室内仍旧一片昏暗，朦胧难辨。外面，鸟儿一直在啾啾鸣唱着它们那单调的歌儿。

“我看见一个圆圈，”伯纳德说，“在我头顶上悬着。四周围着一圈光晕，不住晃动。”

“我看见一片浅黄色，”苏珊说，“蔓延得老远，最后接着一条紫边。”

“我听见一个声音，”罗达说，“唧唧，唧；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我看见一个圆球，”奈维尔说，“在连绵不断的山坡前像一滴水似的挂下来。”

“我看见一个红缨穗，”珍妮说，“上面缠满着金线。”

“我听见什么东西在蹬脚。”路易说，“一头野兽被链子拴住了脚。它在蹬呀，蹬呀，蹬呀。”

“瞧阳台角落上那个蜘蛛网。”伯纳德说，“网上面有一滴滴的水珠和一点点的白光。”

“窗子跟前满堆着扫拢来的树叶，像一些带芒的麦穗。”苏珊说。

“小路上投下一个影子，”路易说，“像一只弯起的胳膊肘。”

“草地上晃动着一块块光斑。”罗达说，“它们是树梢上透下来的。”

“躲在树叶深处的那些鸟儿，眼睛都闪闪放光。”奈维尔说。

“鸟毛上盖着一层粗短的绒毛，”珍妮说，“都被水珠打

湿了。”

“一条毛虫蜷成个绿色的圈圈，”苏珊说，“一面有一排排短脚。”

“一只灰壳蜗牛爬过小路，一路压平了它身子底下的小草。”罗达说。

“一个个窗格里射出亮起了的灯光，在草地上闪闪烁烁。”路易说。

“石头冰我的脚。”奈维尔说，“不管圆的尖的，我都觉得出来。”

“我的手背火烫，”珍妮说，“手心却沾满露水，又冷又湿。”

“现在公鸡啼了，就像清溪里突然冒出一股鲜红的激流来似的。”伯纳德说。

“咱们上上下下、前后左右全是鸟儿的鸣叫声。”苏珊说。

“那只野兽在蹬脚；是一头被链子拴着脚的大象；那头又大又笨的畜生在沙滩上蹬脚。”路易说。

“瞧那所屋子，”珍妮说，“所有的窗子全挂着白色的窗帘。”

“洗碗间龙头里正开始流出冷水来，”罗达说，“直冲在盆子里的青花鱼上。”

“墙上满是金黄色的裂缝，”伯纳德说，“窗下有树叶子映出来的一点点细小得像指印般的蓝色阴影。”

“这会儿康斯泰伯太太正套上了她那双厚厚的黑袜子。”苏珊说。

“当炊烟一升起来，睡意就像一缕轻烟似的从房檐上被卷走了。”路易说。

“鸟儿原来正叽叽喳喳叫成一片，”罗达说，“这会儿洗碗间的门打开了，它们全一哄而起，像撒出一把谷子似的纷纷飞走啦。不过还单剩一只，在窗子下面叫个不停。”

“锅底上聚起了一层气泡。”珍妮说，“一会儿它们纷纷冒上来，越冒越快，像一串银色的珠子似的一直冒到了锅面上。”

“现在比迪正拿一把带锯齿的刀子在刮鱼鳞，刮到一只木盆里。”奈维尔说。

“饭厅的窗户现在变成了暗蓝色，”伯纳德说，“烟囱上冒出一缕缕的轻烟。”

“避雷针上停着一只燕子。”苏珊说，“比迪砰地一声把水桶撂在厨房的石板地上。”

“教堂的钟敲了第一下。”路易说，“接着又继续敲下去；一下，两下；一下，两下；一下，两下。”

“瞧那桌毯，沿着桌边洁白地垂下来。”罗达说，“又摆上了一圈洁白的盘碟，碟子边上都描着银线。”

“忽然一只蜜蜂的嗡嗡声刺进我的耳朵。”奈维尔说，“它就在那儿哩；飞过去了。”

“我身上发热，打战，”珍妮说，“快避开太阳光，躲到阴凉地方去吧。”

“现在他们都走了。”路易说，“只剩下我独自一个。他们进屋子吃早饭去了，剩下我站在墙边的花丛里。天还很早，没到上课时间。花儿朵朵地布满在草丛中间。花瓣五色缤纷。花茎从下面漆黑的土沟里长出来。那些花儿就好像光线幻化出来的鱼儿在绿阴阴的水里游动。我把一株花茎捏在手里面。我就是那株花茎。我的根深深扎进大地深处，穿过夹着砖石的干土，穿过湿土，透过铅和银的矿脉。我全身都是由脆弱的纤维构成的。最小的地震都会震得我发抖，沉重的泥土挤得我喘不过气来。到了这儿，上面，我的眼睛全是绿色的叶子，什么都看不见。在这上面，我是个穿着灰法兰绒衣服的孩子，系着根用一个黄铜蛇头扣起来的皮带。在那儿，下面，我的眼睛就是尼罗河边沙漠上

一尊石像上呆睁着的两眼。我看见女人们带着红色的水罐走到尼罗河边去；我看见骆驼一摇一摆走着，男人扎着头巾。我听到四周全是走动、颤抖和忙乱的声音。

“在这上面，伯纳德、奈维尔、珍妮和苏珊（不过不包括罗达）老用他们的捕虫网在花坛上掠着。他们从摆动的花尖上掠蝴蝶。他们把地面上洗掠一空。他们的网子里满是扑动的翅膀。他们叫唤着：‘路易！路易！路易！’但是他们看不见我。我藏在灌木树篱外面。只有透过树叶丛中的孔隙才能看得见。唉，上帝，让他们快走开吧。上帝，让他们把那些蝴蝶放在一块小手绢上，摊在沙砾堆上。让他们数着他们的那些乌龟壳，那些花蝴蝶和白蝴蝶吧。只求别发现我。我就像树篱荫下一株水松树那么嫩绿。我的头发全是树叶。我扎根在泥土的深处。我的身子是一株花茎。我捏了一下手里的那株花茎。从它的断口处流出了一滴汁液来，黏糊糊的，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大。这时篱笆孔前闪过一个粉白色的身影。接着一道目光从缝隙里溜了过来。这目光窥见了我。我是个穿着身灰法兰绒衣服的孩子。她找到了我。我的颈项背后被碰了一下。她吻了我。一切全都被打乱了。”

“我一吃完早饭，”珍妮说，“就连忙跑来。我望见篱笆孔里的叶子在动。我还当‘那是只正呆在窝里的鸟儿’哩。我分开叶子瞧瞧，可是那里并没什么呆在窝里的鸟儿。叶子还是在动。我吓坏了。我跑过苏珊身边，跑过罗达身边，又跑过正在工具房里说着话的奈维尔和伯纳德。我边跑边喊，越跑越快。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使叶子晃动？什么东西叫我心里直跳，撒腿就跑？最后我终于向这儿跑来，瞧见你，路易，全身碧绿，就像一株小树，像一根树枝，一动不动呆着，呆呆地睁着一双眼睛。‘他死了么？’我心里想，就吻了你一下，心在我的粉红色上衣里一个劲跳动，就像这些树叶子仍旧在动那样，尽管并没有什么东西使得它

们晃动。现在我闻到了犍牛儿的香味；我闻到了泥土味儿。我跳着。我滔滔不断地说着。我好像一张光线织成的网罩住了你。我浑身发抖地扑过来倒在你身上。”

“透过树篱的缝隙，”苏珊说，“我瞧见了她在吻他。我从花盆上抬起头来，从树篱上的一个缝隙里望过去，瞧见她正在吻他。我瞧见他们——珍妮和路易，正在接吻。现在我只好把我的苦恼包在我的小手绢里。把它紧紧地卷成一团。上课前，我要独自跑到山毛榉树下去。我不想坐在书桌跟前做算术。我不愿意坐在珍妮和路易的旁边。我要把我的痛苦心情带去，摊开在山毛榉树的树根前。我要小心察看它，用指头掂着它的分量。他们找不见我。我要吃野果，在刺莓丛里找鸟蛋吃，我会变得乱发蓬松，睡在树篱下面，喝沟里的水，死在那儿。”

“苏珊走过去了。”伯纳德说，“她刚走过工具房门口，把手绢紧紧揉成一团。她没有哭，不过她那挺漂亮的眼睛紧眯着，就像猫儿就要跳起来之前的眼睛那样。我要跟着她，奈维尔。我要带着好奇心悄悄跟在她后面，以便在她大发脾气，觉得‘我孤单极了’的时候，好马上去劝劝她。”

“现在她正悠悠晃晃、漫不经心地穿过野地走去，想瞒过我们。随后她走到了那个低坡上；她以为别人已经瞧不见了；她就双手握在胸前迈步飞跑起来。她两手的指甲在她那团手绢里紧勾在一起。她是在朝那山毛榉树丛下的荫蔽处跑。当她跑到那儿时，就像在游泳似的把两臂一分，钻进了树阴。但因为刚从阳光里来，两眼看不清，她脚下一绊，一下扑倒在树根上，躺在树丛下面，光线就像呼吸似的一隐一现，透射进来。树枝在上下地晃动。这儿正仿佛是充满着苦恼和烦乱。充满着忧郁哀愁。光线时明时暗。仿佛充满着痛苦。树根盘在地上活像个骷髅架，关节的地方堆满了枯败的树叶。苏珊把她的痛苦摊了开来。她的

小手绢摊在山毛榉树的树根上，她就蜷缩地坐在她刚才跌倒的地方啜泣着。”

“我看见她吻了他。”苏珊说，“我从树叶中间望过去看见了她。她在像闪烁着钻石光彩的阳光下跳着舞，轻得像一粒飞尘。可我却身材矮胖，伯纳德，我个子矮。我一双眼睛望出去离地很近，老看得见草丛里的虫儿。当我一瞧见珍妮吻着路易，我原来满腔的热情就一下化成了冰冷的石头。我要啃着青草，死在一条满是污水烂叶的小沟里。”

“我瞧见你走过的。”伯纳德说，“你经过工具房门口时，我听得你在哭喊着：‘我真不幸呀。’我放下了手里的刀子。我刚才正在跟奈维尔一起用木柴做船。我的头发蓬乱，因为康斯泰伯太太叫我梳梳头时，正巧有只苍蝇落进了蛛网里，我就问她：‘我该去把那只苍蝇救出来呢，还是听凭它去被吃掉？’就这样，我老是把事情给耽搁了。我头发没梳，里面还沾着那些木屑。一听见你在哭，我就跟着你走来，接着就见你摊开了那块紧揉成一团，里面满包着怒气、满包着恼恨的手绢。不过这些很快就会过去的。现在我俩的身子紧靠在一起。你听得见我的呼吸。你看那只甲虫也正在想背走一片叶子。它一会儿朝这边爬，一会儿又朝那边爬，所以当你瞧着那只甲虫时，就连你想要占有某一件东西（眼前是想占有路易）的渴望，也正像透过山毛榉叶子时隐时现的光线那样，总会动摇的；而一些正在悄悄打进你内心深处的话，也总会把那个紧包在你手绢里的仇恨的结解开的。”

“我又在爱，又在恨。”苏珊说，“我只渴望要一样东西。我的眼睛是死板板的。珍妮的眼睛光彩焕发。罗达的眼睛像晚上总会召得蛾子飞来的小白花。你的眼睛又大又饱满，而且从来不高垂下来。可是我已经在开始追寻我的目标了。我看得见草丛里的虫儿。尽管我母亲还在替我织白短袜、缝围涎布的边，我还